

尹文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守山閣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尹文子一卷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顏師古注漢書爲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時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于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于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各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

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闕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獻臣以爲仲長統然統卒于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原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
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
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
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
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
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
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
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其玩之而多脫
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
其詳也山陽仲長氏撰

尹文子

金山錢氏校本

周尹文撰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各也者正形者也
 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
 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
 衆有必名生于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
 圓名生于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
 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
 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
 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
 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
 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辨問日離不待
 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不
 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
 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
 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
 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微吉甲切終微終則
 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
 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

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各以
 檢其差故亦有各以檢形形以定名各
 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
 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各有三科法
 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
 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
 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
 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
 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
 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
 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
 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
 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羣下得
 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
 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各
 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
 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
 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
 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
 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

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
 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
 命善者也頑嚚魚巾切凶愚命惡者也今
 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
 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
 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
 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
 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各稱者別彼此而
 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
 用彼而失失者由各分混得者由各分
 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
 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
 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各之察者也
 名賢不肖為親疎各善惡為賞罰合彼
 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
 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虛到切牛又
 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
 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
 設復言好馬則復連于馬矣則好所通
 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于人也則

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
 各自離矣故曰各分不可相亂也五色
 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
 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
 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各名宜屬彼分
 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
 膾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膾焦
 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
 之分也定此各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
 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
 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
 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
 于一百度皆準于法歸一者簡之至準
 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
 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
 其備能于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
 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
 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
 于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
 當切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

長商習工舊土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
事哉故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
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
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
有爲有益于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
出于各法權術所爲者不出于農稼軍
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
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于治
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
能不爲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辯
所爲者極于堅僞偏抗切之行求各
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于
君子知之無損于小人工匠不能無害
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爲善
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
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
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
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
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音之巧不
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

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
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
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
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
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
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
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
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
競分切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
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
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
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
也田駢音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
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
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
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
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
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
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
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

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實涉切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于入俗，所不與。苟忤支義切于眾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

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許浩切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為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力倫切于俗飾于物者，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異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人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係于賢愚，不係于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歿。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各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音己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

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
今天地之間不肖寶衆仁賢寶寡趨利
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
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
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
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各
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
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
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務故有守職
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
下不相侵與謂之各正各正而法順也
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
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闕此仁君
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
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
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
世有因各以得寶亦有因各以失寶宣
王好射說音悅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
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
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

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
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寶也九石
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
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
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
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鮒夫時冒娶之
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
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寶也
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寶矣楚人擔山
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
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
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
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
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
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
感其欲獻于己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
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
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
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
如一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

音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

佈切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端市

切棄殃可銷于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

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

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曰王得此天

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玉

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

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

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

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

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

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

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

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

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

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宏鳥

切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

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

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

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

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

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

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為相

晉文公為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

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

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業遂

焉己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

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

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

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

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

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

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

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

法則亂有法而不能行則亂有食以聚

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各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

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

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各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顯于堯湯之時非自逃于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以證少子孫疏宗族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

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惡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失照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牛據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

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于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于眉睫之間承之于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各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

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各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物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

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
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一計康衢長者
字僮曰善搏音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
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于
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
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
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
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
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
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
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
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
不羨爵祿者自足于己也不畏刑罰者
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
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
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
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
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
盡力于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
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

自貧富貧富皆由于君則君專所制民
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
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
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
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
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
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
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于不知乘權藉
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
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
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于
己也起于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怨
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
制而弗能制弗可怨矣衆人見貧賤則
慢而疏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
有請賂于己疏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
疏之以其無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貴者
有施與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
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
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

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于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于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終

尹文子校勘記

漢志尹文子一篇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析為上下篇故隋志有二卷與今道藏本合然唐人引尹文子多今本所無反覆尋繹疑脫簡並在下篇惜割裂太甚零章剩句無可位置今依四庫本仍合為一卷別附札記以俟世有仲長氏其人者當審定焉熙祚識

原序

畢足而止之藏本無之字與意其玩

之藏本其甚

大道上

不善人之所寶老子寶作保勢用則
反權容齋續筆引作古通語曰好牛又曰
不可不察也又曰九十字
故人以度審長短故字誤羣書古以量
受多少與治要合以萬事皆歸于一以字依
察慧聰明以字誤明吉府本同其治

尹文子校勘記

也治要引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

屬治要引農商工士藏本士作則

處上者何事哉治要者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為君子弗言長短亦此

以夷其險治要夷制之有道也長短

也變篇引作在制皆非我用依治要

因彼所用治要所字誤當而自得其

用治要五字又而下有自得其用各奚患物

之亂乎長短與治要乎智勇者不陵治要

定于分也治要定故心皆殊治要

食不異肉藏本異九引兼與御覽六

人皆大布之衣書引此文合又

越王句踐謀報吳六引作越

而軼之書引四三並引作五

比及數年民無

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書引後戰民

處各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己

乎勢不利則此處亦當親疏並舉為是

本下不肖與仁賢有文也注君科功黜

陟下藏本亦科作料長幼是此仁君之德

可以為主矣荀子正論王引宣王

好射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齊宣其

實所用不過三石書引百八十九用

下此脫去皆曰不下九石御覽為下而

一國無聘者藝文類聚有九石御覽為下而

亦有敢字一衛有鰥夫時御覽九百七十

今直見之御覽九百七十並作始曰

然則十金藝文類聚謂之曰怪石也

遺惜金藝文類聚謂之曰怪石也

此字又明吉府本及御覽八百五十並

刪去田父稱家大怖其無字誤御覽二字

于是遽而棄于遠野御覽棄下再拜

而立敢賀曰王得此天下之寶再拜

御覽作再拜御覽七立曰敢賀大王得此

天下之寶六拜御覽七立曰敢賀大王得此

拜賀曰大王得此天下之寶再拜

文下並有其字與食上大夫祿類聚

大道下治要作

所以行恭謹經治要反經引作謹敬長短亦

所以乖名分治要亦所以長短經分非自

逃于桀紂之朝治要亦所以長短經分非自

天下亂治要用字失籠絡萬品治要籠

有亂國治要引此句在表君年長多

滕與治要亂篇多下有妻字疏宗

族治要與本及藏本族不待凶惡殘

暴與治要文惡作虐支庶繁字長短經

合要上勝其下不犯其上引長短經

合字下並有能字與治要字孰曰熒惑者

吉曰府本誤當依承之于言行之先

脫之一百二十則悅當依則感此衆正

之大人情故有同己則善異已則怒此衆正

從人也所言是亦善為善者已則怒此衆正

能納正疏未必隨親人之所憎故明君雖

未必納正疏未必隨親人之所憎故明君雖

死懼之治要引死作懼如少子曰歐

府本同乃寶對作御人覽四實對引賓客

往復二字誤倒當依明吉府本乙轉

引作復往並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後漢書應劭謂鄭賈曰十三謂作問

父之於子也此治要脫一百十六字

皆自為而不能為而為之使君用魏之使

先生曰善哉田子之求顯忠於己而居

官法必私愛陳者必勇顯忠於己而居

不可與入難者不出於己與心亂賞輕者

林及祿薄者以下又見三十三意令必不行者

也長短經此字體篇必慎所令必慎所令長短經

要亦有焉治而雖曰智能之同

如貧賤之望富貴治要無下亦

者可不酬貧賤者屬治要引讀

附逸文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

子曰何歎王曰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

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此下意林有誰

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

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